

品书絮语

曾庆瑞 赵遐秋编选
邹韶军 周靖波点评

中国现代名家散文分类品汇 品书卷



对于书籍的读法，
大致可以分为两种：一是读「书」，
一是读「人」。

……
读「书」能博足以炫人，
所失在浅；读「人」而精足以立己，
所弊在陋。

……
对于书籍的读法，大致可以
分为两种：一是读「书」，一是读「人」。
……
读「书」能博足以炫人，所失在浅；
读「人」而精足以立己，所弊在陋。



中国现代名家散文分类品汇·品书卷

品书絮语

曾庆瑞 赵遐秋编选

邹韶军 周靖波点评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83 号

责任编辑:周 平

封面设计:孙凤娣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品书絮语/曾庆瑞,赵遐秋编选;邹韶军,周靖波点评.
北京:中国青年出版社,1994.7

(中国现代名家散文分类品汇;品书卷)

ISBN 7-5006-1639-2

I. 品… II. ①曾… ②赵… ③邹… ④周… III. 散文
—中国—现代—选集 IV. I26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4)第 03017 号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

社址: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:100708
河北省永清县第一胶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*

787×970 1/32 9.75 印张 2 插页 155 千字
1994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1994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印数 1—6,000 册 定价:7.80 元

卷首絮语

中国散文源远流长，“散文”一词的含义原本是很宽泛的。但不知何时起，似乎只有抒情散文才配称为散文。这显然是一种误解。其实，不仅一般抒情、写景、叙事的文字可称散文，随笔、序跋、笔记、尺牘也都属散文，而且其中不乏传世的美文。品书文字自然也不例外。

这里所选的就是一组品书文字。这些文章或谈读书感受，或论文章得失，题材广泛，风格多样，显示了较高的文化品位。

品书录是一种具有浓厚书卷气的文体，读者不仅可以从中了解作者的读书感受，分享作者的读书乐趣，如与良朋晤谈；而且可以从中受到一种文化熏陶。所以读品书录是一种交流和对话，一种多角度、多层次的交流和对话。

品书录是作者才情、学殖和见识的集中体现。作者的思想境界、感悟能力、文学才气，无不从字里行间流露出来。

品书录往往能熔铸古今，熔文化批评、社会批评与人生感受于一炉，纵谈古今，涉笔成趣。但它并不

都是严肃、沉闷、四平八稳的文字，其中有作者的真性情在，有多少位作者，就有多少种风格各异的品书录，可以如行云流水、无拘无束，令人读之荡气回肠，亦可精雕细琢、字字珠玑，使人阅罢齿颊生香。

以下 30 余篇文字，是我们从现代众多的品书文字中精选出来的，大致可以反映中国现代品书散文的实绩，希望大家喜欢。

目 录

鲁 迅	随便翻翻.....	1
叶圣陶	我如果是一个作者.....	7
朱 湘	书	12
曹聚仁	我的读书经验	17
章衣萍	我的读书的经验	24
鲁 迅	叶紫作《丰收》序	31
刘半农	王芷章《腔调考源》序	35
刘大白	《倥偬》序	42
周作人	我的杂学·十一,十二	47
茅 盾	王鲁彦论	54
朱自清	《冬夜》序	67
瞿秋白	《子夜》和国货年	77
郭沫若	《少年维特之烦恼》序引	83
郁达夫	日记文学	96
成仿吾	《一叶》的评论.....	105
郑伯奇	《寒灰集》批评.....	114
闻一多	《女神》之时代精神.....	129
徐志摩	丹农雪乌的小说.....	139
朱 湘	《尝试集》.....	151

朱光潜	《雨天的书》·····	157
王任叔	评《短裤党》·····	164
王鲁彦	《苦海》序·····	174
徐蔚南	《白屋文话》序·····	178
苏雪林	《扬鞭集》读后感·····	188
梁实秋	谈志摩的散文·····	197
陈子展	丰子恺的《缘缘堂随笔》·····	203
巴 金	《克鲁泡特金自传》译者代序·····	207
老 舍	写与读·····	213
胡 风	关于《罪与罚》和《海底梦》·····	223
李健吾	《篱下集》·····	230
冯雪峰	关于新的小说的诞生·····	250
袁 勃	读《汉园集》·····	259
宋之的	关于《上海屋檐下》·····	265
吴组缃	一味颂扬是不够的·····	271
靳 以	《北京人》·····	275
作家作品索引·····		288

鲁 迅

随 便 翻 翻

我想讲一点我的当作消闲的读书——随便翻翻。但如果弄得不好，会受害也说不定的。

我最初去读书的地方是私塾，第一本读的是《鉴略》，桌上除了这一本书和习字的描红格，对字（还是做诗的准备）的课本之外，不许有别的书。但后来竟也慢慢的认识字了，一认识字，对于书就发生了兴趣，家里原有两三箱破烂书，于是翻来翻去，大目的是找图画看，后来也看看文字。这样就成了习惯，书在手头，不管它是什么，总要拿来翻一下，或者看一遍序目，或者读几页内容，到得现在，还是如此，不用心，不费力，往往在作文或看非看不可的书籍之后，觉得疲劳的时候，也拿这玩意来作消遣了，而且它也的确能够恢复疲劳。

倘要骗人，这方法很可以冒充博雅。现在有一些老实人，和我闲谈之后，常说我书是看得很多的，略谈一下，我也的确好像书看得很多，殊不知就为了常常随后翻翻的缘故，却并没有本本细看。还有一种很

容易到手的秘本，是《四库书目提要》，倘还怕繁，那么，《简明目录》也可以，这可要细看，它能做成你好像看过许多书。不过我也曾用过正经工夫，如什么“国学”之类，请过先生指教，留心过学者所开的参考书目。结果都不满意。有些书目开得太多，要十来年才能看完，我还疑心他自己就没有看；只开几部的较好，可是这须看这位开书目的先生了，如果他是一位糊涂虫，那么，开出来的几部一定也是极顶糊涂书，不看还好，一看就糊涂。

我并不是说，天下没有指导后学看书的先生。有是有的，不过很难得。

这里只说我消闲的看书——有些正经人是反对的，以为这么一来，就“杂”；“杂”，现在又算是很坏的形容词。但我以为也有好处。譬如我们看一家的陈年账簿。每天写着“豆腐三文，青菜十文，鱼五十文，酱油一文”，就知道先前这几个钱就可买一天的小菜，吃够一家；看一本旧历本，写着“不宜出行，不宜沐浴，不宜上梁”，就知道先前是有这么多的禁忌。看见了宋人笔记里的“食菜事魔”，明人笔记里的“十彪五虎”，就知道“哦呵原来‘古已有之’。”但看完一部书，都是些那时的名人轶事，某将军每餐要吃三十八碗饭，某先生体重一百七十五斤半；或是奇闻怪事，某村雷劈蜈蚣精，某妇产生人面蛇，毫无益处的也有。这时可得自己有主意了，知道这是帮闲文士所做

的书。凡帮闲，他能令人消闲消得最坏，他用的是最坏的方法。倘不小心，被他诱过去，那就坠入陷阱，后来满脑子是某将军的饭量，某先生的体重，蜈蚣精和人面蛇了。

讲扶乩的书，讲婊子的书，倘有机会遇见，不要皱起眉头，显示憎厌之状，也可以翻一翻；明知道自己意见相反的书，已经过时的书，也用一样的办法，例如杨光先的《不得已》是清初的著作。但看起来，他的思想是活着的，现在意见和他相近的人们正多得很。这也有一点危险，也就是怕被它诱过去。治法是多翻，翻来翻去。一多翻，就有比较，比较是医治受骗的好方子。乡下人常常误认一种硫化铜为金矿，空口是和他说不明白的，或者他还会赶紧藏起来，疑心你要白骗他的宝贝。但如果遇到一点真的金矿，只要用手掂一掂轻重，他就死心塌地：明白了。

“随便翻翻”是用各种别的矿石来比的方法，很费事，没有用真的金矿来比的明白，简单。我看现在的青年常在问人该读什么书，就是要看一看真金，免得受硫化铜的欺骗。而且一识得真金，一面也就真的识得了硫化铜，一举两得了。

但这样的好东西，在中国现有的书里，却不容易得到。我回忆自己的得到一点知识，真是苦得可怜。幼小时候，我知道中国在“盘古氏开辟天地”之后，有三皇五帝，……宋朝，元朝，明朝，“我大清”。到二十

岁，又听说“我们”的成吉思汗征服欧洲，是“我们”最阔气的时代。到二十五岁，才知道所谓这“我们”最阔气的时代，其实是蒙古人征服了中国，我们做了奴才。直到今年八月里，因为要查一点故事，翻了三部蒙古史，这才明白蒙古人的征服“斡罗思”，侵入匈奥，还在征服全中国之前，那时的成吉思还不是我们的汗，倒是俄人被奴的资格比我们老，应该他们说“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中国，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”的。

我久不看现行的历史教科书了，不知道里面怎么说；但在报章杂志上，却有时还看见以成吉思汗自豪的文章。事情早已过去了，原没有什么大关系，但也许正有着大关系，而且无论如何，总是说些真实的好。所以我想，无论是学文学的，学科学的，他应该先看一部关于历史的简明而可靠的书。但如果他专讲天王星或海王星，虾蟆的神经细胞或只咏梅花，叫妹妹，不发关于社会的议论，那么自然不看也可以的。

我自己，是因为懂一点日本文，在用日译本《世界史教程》和新出的《中国社会史》应应急的，都比我历来所见的历史书类说得明确。前一种中国曾有译本，但只有一本，后五本不译了，译得怎样，因为没有见过，不知道。后一种中国倒先有译本，叫作《中国社会发展史》，不过据日译者说是多错误，有删节，靠不住的。

我还在希望中国有这两部书。又希望不要一哄而来，一哄而散，要译，就译完他；也不要删节，要删节，就得声明，但最好还是译得小心，完全替作者和读者想一想。

（十一月二日）

初载 1934 年 11 月 25 日《读书生活》第 1 卷第 2 期

〔鲁迅〕 生于 1881 年，1936 年逝世。原名周树人，字豫才。浙江绍兴人。中国新文学的奠基人之一，伟大的思想家、革命家、文学家。一生著述甚丰，有小说集《呐喊》、《彷徨》，杂文集《热风》、《坟》、《华盖集》、《而已集》、《二心集》、《三闲集》、《准风月谈》、《伪自由书》、《花边文学》、《且介亭杂文》，散文集《朝花夕拾》，散文诗集《野草》，文学史著作《汉文学史纲要》、《中国小说史略》等。

这是一篇和青年谈读书的文章，目的在于现身说法，启发青年掌握读书的有效方法，以便分清硫化铜和真金矿。

人常言：开卷有益。鲁迅是主张博览的。他读书范围极广，社会、历史、科学、文化，古今中外，无不网罗。但他并不冒充博雅，自谦曰：杂。鲁迅不想做什么“青年导师”，只是以过来人的身份，谈谈读书时应该而且能够避免的偏差和失误。他告诫青年不要相

信学者们开出的书目，因为很多书，“我还疑心他自己就没有看”。而要开出一个少而精的书目则极难，假如开书目的自己就是糊涂虫，则“不看还好，一看就糊涂”。比较好的办法是“随便翻翻”，但这样读书又极易误入歧途，一不小心便坠入陷阱，因而掌握尺度就显得尤其重要了。要想不受骗，“治法是多翻，翻来翻去。一多翻，就有比较”，也就能分出硫化铜与真金矿，精华与糟粕。

接着便是讲自己早年受骗的经历。作者自幼便知道中国历史上有三皇五帝，有唐、宋、元、明和“我大清”，“翻”的书多了，才知道，不仅“我大清”并不是汉人，而且“我们”的成吉思汗也是蒙古人，而他征服“斡罗思”、侵入奥匈是在征服中原之前，那时他还不是“我们”的汗，因而那个“最阔气的时代”也不是我们的。足见古书误人之深。

在“学者”们号召青年读古书时，鲁迅则劝青年少读甚至不读古书，而应多读外国的书，因为不读中国的古书顶多不会写“之乎者也”、“子曰诗云”之类的古文，而不读外国书则甚至不懂得如何做人。将这两种观点结合起来考察，便会清楚，鲁迅希望青年多读书、多比较、多思考，从书中了解历史、了解现实、了解人生，但必须在博览和比较中辨别真伪、谨防上当，尤其不要钻进故纸堆中。

叶圣陶

我如果是一个作者

我如果是一个作者，我如果写了一本书，希望写书评的人第一要摸着我心情活动的路径。在这条路径里，你考察，你观赏，发见了美好的境界，我安慰地笑了，因为你了解我的甘苦；或者发见了残败的处所，我便不胜感激，因为你检举了我的缺失。

书评是写给作者看的，假如没有摸着作者心情活动的路径，任你说得天花乱坠，与作者和作者的书全不相干。同时书评是写给读者看的，读者读的是这一本书，你就不能不啃住这一本书。假如没有摸着作者心情活动的路径，无论你搬出社会影响的大道理，或是文学理论的许多原则来，与这一本书全不相干。

我不欢喜听一味的赞扬，也不欢喜听一味的斥责。一味的赞扬适用于书局的广告，书局的广告常常使读者感到肉麻，尤其使作者看了难过。你，写书评的人，何苦使我难过呢？一味的斥责，父亲对于儿子，教师对于学生，尚且要竭力避免，为的是希望他悔改。你，写书评的人，对于我来这么一味的斥责，是不

是说我在写作方面的成功，真是“他生未卜此生休”了吗？我承认这一回的过失，但是我愿意悔改。你为什么不给我开一条悔改的路径呢？

我欢喜听体贴的疏解。假定我有些微的好处，你给我疏解为什么会有这些好处，我就可以在这方面更加努力。假如我有许多的缺失，你给我疏解为什么会有这许多缺失，我就可以在种种方面再来修炼。你同情于我，你看得起我的书，肯提起笔来写书评，这种体贴的美意是不会缺少的。也许你的笔稍稍放纵了一点，写成的批评只是把我的书标榜或是示众，但是，依据你这种美意反省一下，就会觉察这只是阿好者或是仇人的行为，不特无益于我，而且违反你对于我的美意，于是你不由得要“改弦更张”了。

疏解以外，直抒所感也是一种批评的方法。直抒所感往往须利用比喻，如说：“仿佛走进了一座庄严的殿堂”，“宛如看见了一个状貌态度服装器用各不相称的人物”，这种批评对于读者比较有意思。读者看过作品，再来看这种批评，好比游历回来听同游者谈说所得的印象，谈来和自己的印象相合，固然有得所印证的乐趣，如果和自己的印象大有径庭，也可以把过去游踪重行回味一下。这种批评对于作者，用处似乎较少。无论说作品仿佛一座庄严的殿堂，或者宛如一个状貌态度服装器用各不相称的人物，总之不过描摹了作品的一种光景罢了，而作者所要从批评

者那里听到的不止是自己作品的一种光景。

批评者不能不有一副固定的眼光。这里所谓眼光并不单指眼睛看事物而言,包括着通常说的人生观和世界观。眼光来自生活,一个人的一生眼光即使有转变,可是在某一段时间以内总是固定的。教他用一副眼光去看这件事物,更用另外一副眼光去看那件事物,事实上很难办到。所以我不希望批评者随时转变他的眼光,只希望批评者不要完全抹杀他人的眼光。万一我的眼光与他的不同,且慢说“要不得”“不可为训”那些话儿,不妨站在我的地位设想,看看我这种眼光怎么来的,然后说依他的眼光看来,结果完全两样。也许我给他说服了,我的眼光就会来一下转变。这是他的胜利,而我对于他也将感激不尽。

有一些批评者似乎有一种偏嗜,好比吃东西,他们偏嗜着甜的或是辣的,就觉得甜的或是辣的以外都不中吃。不幸我的东西偏偏不是甜的或是辣的,不中吃是当然的事情。但是我也不觉得惭愧,因为本性既已注定,无法为了迁就他人的口味,硬要变做甜的或是辣的。

初载 1923 年 7 月 30 日

上海《时事新报·文学周刊》第 81 期

〔叶圣陶〕 生于 1894 年,1988 年去世。名绍钧,圣陶是其字。江苏苏州人。现代作家,文学研究

会创始人之一。著有小说集《隔膜》、《火灾》、《线下》、《城中》、《未厌集》，童话集《稻草人》和长篇小说《倪焕之》等。

叶圣陶创作之余也写评论，加之长期从事期刊编辑，颇知创作的甘苦，也深知文学评论的尺度与标准。本文便是从作者的角度谈文学批评的尺度与标准的。

昔萧公权治学座右铭曰：“以学心读，以平心取，以公心述。”这是讲治学方法的，但对文学批评家同样有指导意义。叶圣陶的观点也与此相近。作者好比厨师，读者好比食客，读者可以有偏爱，也可以有偏见；而批评家则不仅仅是食客，他可以有偏爱，却不可有偏见，而必须站在公正的立场上对饭菜作出客观的评价，这就需要有萧公权所说的“公心”。

叶圣陶文笔朴素、自然、平实，从不炫奇斗巧。因此他也希望批评家能保持“公心”，谨防隔靴搔痒，文过饰非。他从一位作者的立场出发表示，“我不喜欢听一味的赞扬，也不喜欢听一味的斥责”，在文学批评中，“棒”杀和“捧”杀都是要不得的。作者认为，文学批评的正确途径是“体贴的疏解”，一方面，要敏锐地发现并指出作品的优点，给作者以鼓励，另一方面，还要敏锐地发现并指出作品的缺点和失误，使作者能吸取教训，“在种种方面再来修炼”。在批评中，